

長白山下多麗人第一部：

烽火春夢 (五)

莊烈

——衝冠一怒爲紅顏

破涕爲笑贈我名鎗

少奶奶聽見瑤兒呼喚聲，向我道：「對不起，請你在這裏委屈一會，我去看看。」說着轉身出去，剛邁出房門，又轉過頭來笑道：「不許走開，我一會就回來。」我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她到了瑤兒房裏，看見瑤兒已穿上她那件男人長袍，立在炕前。她問道：「找我有事？」瑤兒道：「他呢？」少奶奶故作痴呆，道：「誰？」旋又笑道：「你問他？走了。」瑤兒道：「走了？」少奶奶道：「是啊，不怎的，我房裏不能窩一個大男人。」瑤兒聽了，傷心的哭了。少奶奶笑道：「騙妳呢，還在我房裏。」瑤兒道：「他人怎樣了？」少奶奶道：「甚麼怎樣？」瑤兒道：「他的傷怎樣了？」少奶奶道：「妳這一口，可把人家咬得不輕，疼得正在哭呢？」瑤兒道：「都是妳出的壞主意，把我給害慘了。」少奶奶笑道：「放心，沒那麼嚴重，已包紮好了，妳要不要見他？」瑤兒低頭不語。少奶奶道：「看妳這身打扮，男不男，女不女，怎麼見人？我去把你的帽子找來戴上。」說着轉身就走，瑤兒一見急了，

拉着她的手道：「妳找來我也不戴。」少奶奶道：「是啊！帽子都弄髒了，怎麼能戴？我忘記問妳了，是誰撒的？幸虧這泡尿救了他。」瑤兒聽了，臉都羞紅了。少奶奶笑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不開玩笑，從現在起妳要學那花木蘭，『脫我戰時袍，着我舊時裳』不要再扮假小子了。」說着打開衣櫥，找出一件嶄新的玫瑰色滾繡邊旗袍和女鞋、絲袜等，一陣忙碌，幫瑤兒穿好了，又把她在椅子上坐下了，道：「我來幫妳梳頭髮，原是一頭烏溜溜的長髮，被妳踹踢成這付樣子，這樣吧，我幫妳梳兩個丫髻，更好看些。」她拿起一根杆子，先把瑤兒的頭髮左右平分開來，動手梳理起來。頭髮梳好了，又打了一盆熱水，瑤兒淨了面，便開始化粧。瑤兒一句話不說，乖乖的坐在那裏，任她擺佈。粧化好了，她兩手捧着瑤兒的臉，端詳了一陣，嘖！嘖！兩聲，讚道：「我見猶憐！妳坐着，我去叫他來。」

我在少奶奶房裏，正等得不耐煩，忽見少奶奶掀帘進來，笑嘻嘻道：「對不起，要你久等了，她請你過去呢。」我跟她到了瑤兒房裏，看見椅子上，坐了一位頭挽雙髻，身穿紫色旗袍的美麗女郎，不禁愣了。少奶奶笑道：「我來介紹。」她指着那女郎，「她就是曾經使你撲朔迷離的我家小姐，名叫金玉瑤。」介紹完了，道：「我走了，你們兩個人好好聊。患難一場，別不好意思。」說着轉身出房。

瑤兒急道：「珍嫂！不要走！」她頭也不回，走遠了。我望着她的背影，嘆道：「她真是可人！」瑤兒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都是她出的好主意，把我害慘了。」我道：「很抱歉，你們姑嫂二人不避嫌，救了我一命，我會永遠記在心上。」瑤兒道：「你今後打算如何？」我道：「可恨中了八路軍詭計，害得我全軍覆沒，我要回去另搬救兵，再來復仇。」瑤兒道：「你能不能等見了我爹再走，他就要回來了。」我道：「爲甚麼？」瑤兒道：「斷臂全節我不能，含垢偷生我亦不能，珍嫂害得我好苦！」說着哭了。

我道：「姑娘救了我一命，再生之德，永遠難忘，但我兩人是清白的。」瑤兒道：「人言可畏，你就這樣走了，以後教我怎樣見人？」我道：「姑娘的意思是……」瑤兒立起身來，到了炕前，從枕頭底下取出一個布包，遞到我手上道：「

你打開看！」我打開布包，赫然是一支德國造「花牌」手鎗，烏油油的鎗身，鏤以金絲嘉禾花紋，蚌殼護柄，晶瑩剔透，映着窗上朝曦，金光燦燦，光華奪目，我不禁看呆了。瑤兒道：「都是這支鎗惹出來的禍，現在我送給你。」我道：「聽說這支鎗是府上傳家之寶，姑娘好意我不敢接受。」瑤兒道：「這原是我姑姑遺物，聽說是一個日本海軍中將送給她的，你看彈夾底部刻着那個海軍中將的名字——山田武三郎，就知道了，我一直視同珠寶，希望你好好珍惜，帶在身上，以後見到這支鎗，就如同見到我一樣。」說完兩手掩面悲泣不已，我道：「姑娘不必悲傷，妳我保重，後會有期，我也有一物相贈，以示不忘。」我脫下腕上「朗金」手錶，拉起她的左手，戴了上去。

相依忍受無邊淒涼

忽見少奶奶氣急敗壞的跑了進來，道：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八路軍又來了！」我大驚，嘆道：「天亡我也！我不能再連累妳們了。」我把鎗插進腰裏，舉步欲走。少奶奶攔着道：「且莫驚慌，離屯子還遠着呢，聽過路人說：八路軍已到了五十家子，正沿着大路，向黃土茨子撲來，我已教小張套好了大轎轎車，在大門口等着，你坐車抄小路走，還來得及，希望你一路平安。」我噙着眼淚道：「就此一別，不知何日方能相見，希望妳們保重！」

我匆匆出房，到了大門口，果見小張手執馬鞭，坐在車上等着，他看見我，道：「參謀快些

上車，我們抄小路走，路上我很熟。」我跳上車，小張揚鞭一揮，馬放蹄奔去，過了大凌河，沿着荒野小徑，疾馳而去，我頻頻回首，望着黃土茨子逐漸在蒼茫中消失，不勝感傷。

瑤兒看見我走了，哇！的一聲哭了，少奶奶道：「妹妹！都是我害了妳，妳怨我嗎？」瑤兒搖搖頭哭道：「不」。少奶奶道：「我想他不會負妳的，雖然兩地相思，却是很美，我呢？恐怕妳哥哥早成無定河邊骨了。」說着也哭了。瑤兒道：「珍嫂！從此我也和妳一樣，相憐同命，忍受這無邊淒涼。」於是兩個人抱在一起，哭成一團。

乍見生還欲哭還休

我與小張在路上奔馳了二十餘里，來到一處樹林，忽見前面路上，塵土飛騰，有十餘人馬，呼嘯而來，我道：「小張！我們中伏了，你速速調轉馬頭，反向而走，使八路軍產生錯覺去追你，我一個人暫到樹中躲避一下，如此庶可兩全。」小張道：「參謀說得極是，八路軍就是逮住了我，老百姓一個，沒有甚麼大不了的，不似參謀，關係重大。」我跳下車，向林中奔去，小張調轉馬頭，高聲叫道：「參謀保重了！」唰！唰！兩鞭，飛也似的去了。那十餘人馬，到了林邊，忽然分成兩隊，一隊去追小張，一隊紛紛棄乘，持鎗向林中搜索而來。那林子不大，無處隱避，我自知不免，仰天長嘆道：「天哪！想不到我莊健倫命盡於此！說着拔出瑤兒送給我的那支手鎗，子彈上膛，正欲向太陽穴射去，忽見爲首的那

人驚呼道：「參謀不要開鎗！我是刁副官，奉林司令命令，來迎接您來了。」我頹然放下手鎗，淚下如雨。刁副官興奮極了，舉起手中衝鋒鎗，向空中噠！噠！放了一排鎗，驚得樹上鳥兒撲刺刺飛上天空。追小張的人，聽見鎗聲，驚道：「不好！刁副官出事了，我們回去！」小張趁機逃脫，連連加了兩鞭，向黃土茨子奔去。

刁副官到了我面前，呈上方勝，我打開看了，越發感激林情嬌柔情似水，心細如髮。追小張的人已趕回林中，紛紛下馬，與我行禮問候。我道：「你們追上那人沒有？」眾人答：「被那小子逃掉了。」我道：「幸虧你們沒有爲難他，這是一場誤會，他是護送我來的。」刁副官道：「參謀！快些上馬走吧，林司令快要急瘋了。」我道：「你們司令在那裏？」刁副官道：「在前面一個村莊裏，離此不遠。」刁副官把他的馬讓給我坐了，另和別人合乘一騎。一行人馬，奔走如飛，行了十餘里，來到一處村莊，刁副官道：「到了。」

進了村莊，到了一家門首，看見有三匹駿馬拴在那裏，有兩個武裝士兵，站在馬前等候，正是林雀和林燕，刁副官一躍下馬，奔了過去，道：「莊參謀找到了！」林雀、林燕聽了，跑了過來，扶我下馬，歡呼道：「果然是參謀！司令正教我二人備馬，去尋您呢。」她們指着那三匹馬道：「看！鞍都已備好了。」我道：「你們司令現在那裏？」林雀道：「在屋裏，就要出來了。」我道：「快帶我去見她！」林雀、林燕互相使了一個眼色道：「您自個進去吧，我們去給您準備吃

的，都過晌午了，您一定還未用飯吧？」我急急向院中奔去，到了堂前，瞥見林惜嬌已穿好軍衣，正彎着腰在穿靴子，我百感交集，不禁流下淚來，連忙背過身去拭淚。林惜嬌聽見聲音，驀然抬頭，看見我的背影，喝問：「甚麼人？」見沒有回答，喊道：「林雀！林燕！快來把這個人搵走！」我轉過頭來，笑道：「搵不走的。」林惜嬌一怔，道：「是你？」跛了靴子奔出房來，緊緊擁抱着我，道：「這不是作夢吧？」說着哭了起來，忽然又把我推開，諦視了一陣，破涕為笑道：「你那來的這身打扮？」我道：「慚愧！一言難盡。」

林惜嬌道：「你怎麼找到這裏來的？我正要尋你呢。」我道：「路上遇到了刁副官，也看到了你的信。」兩人進到屋裏坐了，我把連日遭遇概略說了一遍，祇把瑤兒姑嫂的事瞞過了。

劉大風聽到消息，由刁副官陪着來了，劉大風遠遠望見我，縱聲笑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參謀吉人天相，福大，命大。」我連忙起身為禮，道：「多謝大家關心。」寒暄過後，林雀、林燕已將飯菜送來，擺在桌上，林惜嬌道：「這些日子，我一直沒有好好吃飯，正有些餓了。」劉大風道：「我已用過了，你們吃飯，我等會再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劉叔不須走，你不吃飯，祇管吃酒，大家有事正好商量。」劉大風依言坐了。

狼吞虎嚥不勝憐惜

我已兩天沒有進食，正餓得發慌，連連扒了兩大碗飯；林惜嬌一直盯着我，見我狼吞虎嚥的

樣子，不勝憐惜。接過碗去，又要給我盛飯，我道：「够了。」劉大風道：「這幾天，不斷有敗兵逃回來，由他們口中已知道黃土墩子戰事經過。」我道：「可恨中了敵人詭計，全軍覆沒，愧對死去弟兄。」劉大風道：「勝敗乃兵家常事，有了這次失敗教訓，正可提高警覺，參謀不必太過自責。」林惜嬌道：「這是意外，非戰之過也。」我道：「如果沒有梁國恩作內應，當不至取得這樣慘，我發誓要滄雪此仇，但不知閻充現在何處？」林惜嬌道：「我原以為你身陷黃土墩子，已聯合閻充，對黃土墩子形成包圍之勢，正要開始攻擊，那料敵人早已遁去。」我道：「閻充人在那裏？」林惜嬌道：「閻充的部隊駐在北馬屯，雖此不過三十餘里，等你休息一陣，體力恢復了，我仍派刁副官護送你前去如何？」我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飯後，劉大風辭去，用茶的時候，林惜嬌道：「你這身衣服，正好合身，料子也是上等的，是那裏來的？」我道：「共軍攻陷黃土墩子後，我躲在一戶老百姓家裏，是他們送給我穿的，才逃過這一劫。」林惜嬌道：「窮山荒野，那來富貴人家，莫非你走進了肅親王家裏。」我道：「黑夜之間，不辨東西，記不起來了。」她忽然發現我左腕纏着紗布，驚道：「你的手怎麼了？」我道：「擦破了一點皮，不礙事的。」我扭動一下左腕，「妳看！好好的。」她放心了。我道：「甚麼時候送我到閻充那裏？」

林惜嬌道：「急怎的？今天在這裏過一宵，休息好了，明天再去不遲。」我道：「不妥，選

是今天去的好。」林惜嬌道：「就依你。」於是她吩咐林雀去傳刁副官，仍帶原班人馬，護送我到北馬屯閻充營中。

刁副官來了，林惜嬌先對他嘉勉了一番，然後道：「莊參謀要回北馬屯，你再辛苦一趟吧，路上要小心了。」刁副官應道：「是」。三人出得院去，見人馬已全副武裝等在那裏。林惜嬌道：「我知道你馬丟了，另為你準備了一匹坐騎，也是白色的，蒙古種，是一匹良駒。」一會，馬牽來了，我看果然是一匹好馬，向林惜嬌謝過，大家上馬，準備出發。林惜嬌道：「我也送你一程。」我道：「好」。林雀、林燕也跟着，一路緩緩而行。到了那座樹林，我笑道：「我就是在這裏遇見刁副官的，如非他機警，我恐怕見不到你了。」林惜嬌嘆道：「人生際遇，莫非天定？我怎麼會遇見你？」我道：「我們的故事，剛剛登場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演到悲劇落幕。」刁副官勒馬過來道：「我們要快些走，否則回來天黑了，不好走。」我向林惜嬌道：「妳回去吧！不要送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也好！我就在這林邊看着你走。」刁副官加了一鞭，向前奔去，我一勒馬韁，跟着跑去。

到了北馬屯，已是黃昏時候，閻充早已聽到消息，親率騎兵團團長苑九和等數十名官員，到屯外相迎。我謝了刁副官，和閻充等進了屯子，少不得又是一番忙碌。晚上清閒了，我拿出瑤兒送我的那支金鎗在燈下把玩，睹物思人，不勝傷懷。這支金鎗，後來落於東北某高級司令部參謀長趙××手中，其間故事，甚是曲折，後文自有

敘述。

營地廝守消遙自在

一天，一個農夫來到林惜嬌營中，求見林惜嬌。林惜嬌見那人一身莊稼打扮，問道：「你找我有甚麼事？」來人呈上一封書信，林惜嬌拆開，見上面寫道：

書奉

林司令麾下：

聞貴部即將攻打趙大把，兵法云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」趙大把共軍兵力，僅有二十七旅，但該旅來自關內，係李運昌主力部隊，戰力頗強，貴部兵力，即或佔優勢，亦恐難禦其鋒。故有一重要消息奉告，林彪正集結大軍，擬攻佔四平，一舉切斷中長鐵路國軍之補給線。刻二十七旅正接收俄軍移交日軍遺留下之武器，一俟裝備完成，即移兵東上，參加四平會戰，屆時趙大把兵力薄弱，貴部乘虛攻之，當垂手可得。拳拳進言，尚望三思！

同路人 謹上 月 日

林惜嬌看後，甚是疑竇，連忙吩咐林雀去請劉大風過來商量。劉大風看了書信，問那農人道：「你是那裏得來的這封書信？」農人道：「我是在路上，遇到一個人交給我的。」劉大風道：「那人長得甚麼模樣？如何打扮？」農人道：「臉看不清楚，個子大大的，帽沿壓得很低，戴了墨晶眼鏡。」劉大風見問不出甚麼，道：「好了，謝謝你！」由口袋掏出一些錢來，放到農人手上道：「你走吧，千萬莫向任何人透露此事。」

農人稱謝走了。林惜嬌道：「劉叔！此事透着蹊蹺，你看信上說的可靠嗎？」劉大風道：「寧信其有，我看信上說的甚是具體，不像假的。我們派人到趙大把打聽，不就知道了嗎？莊參謀新敗，士氣未復，亦不宜遽然用兵。」林惜嬌道：「你看這同路人是甚麼來歷？」劉大風道：「同路人就是同路人，或許是我方情報人員，亦未可知，總之謎底遲早會揭開。」當天林惜嬌即親自動筆，將那封書信謄了一份，密封了，着刁副官送到閻充營中。我與閻充看了，亦疑竇叢生。我與林惜嬌已多日未見，一直思念不已，正可藉此機會相見，於是我騎馬又到了林惜嬌營中，兩營相距不過三十餘華里，頃刻可至，以後我常常兩營往返，有時晚了，便留宿在林惜嬌營中，日子過得倒也逍遙自在。

匆匆兩月過去，塞外天候，已起了變化，北風怒號，塵沙蔽日，草木枯黃，一片寂寥。一天，我與林惜嬌、劉大風在營中飲酒，情報人員回來報告：「探得林彪已調集大軍，向四平方面移動。四平原名『雙廟子』，形勢重要，共軍如果得逞，北可切斷長春、吉林國軍之補給線，南可威脅國軍大本營——瀋陽，因此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將軍，下令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嚴加防守，猶恐有失，又急調十三軍宋邦緯一個師增援。林彪傾巢而出，志在必得，趙大把共軍二十七旅，亦接到命令，向東疾進，參加四平會戰，因此四平戰雲密布，風雨滿樓。」

林惜嬌聽了，欣然道：「同路人提供之情報，果然正確，我們正可在降雪之前出兵了。」劉

大風道：「正是，參謀請即回去說與閻充知道。」我回到北馬屯，立即會同閻充下達作戰命令，部隊向趙大把挺進。林惜嬌的部隊亦同時出動，對趙大把形成鉗形包圍。

雀兒被俘慘遭斫戮

根據情報，趙大把敵軍，係由地方部隊與偽滿軍，拼湊成一個團，所謂「土八路」，團長名叫王老早，頭上插了一條辮子，綽號「王小辮子」，幼時曾在張勳部下當過一名小兵，清朝亡了始終不肯剪掉那根豬尾巴，殘暴成性，殺人如麻。他接了趙大把防務後，便深溝高壘，守得如鐵桶一般。我與林惜嬌、劉大風、閻充、苑九和等，親臨敵前，一連偵察了數天，想不出破敵之計，心中甚是煩悶。

劉大風道：「東北行轅曾撥給本部金陵兵工廠造『八二』迫擊炮兩門，正是攻城利器，可惜無人懂得使用，形同廢鐵一般。」我道：「迫擊炮我懂，民國二十八年冬，桂南崑崙關戰役，我就是小炮排排長，用的就是『八二』迫擊炮，曾打死不少日本兵。」大家聽了，一齊鼓掌歡呼。我道：「事不宜遲，現在我就開始挑選兩班炮手，五天之內，訓練完成。」從此我便留在林惜嬌營中，加緊訓練炮手。

五天過去，已訓練成熟，經過試射，命中率甚高，就等攻城了。趙大把是遼源一個大寨子，數千戶人家，五天有一個「集」，到了趕集的日子，附近村民都來採購貨物，商販雲集，甚是熱鬧，正與南方趕圩，趕場一般。林惜嬌急欲攻打趙

大把的目的，是爲了援救閻充的兒子閻漢儀，斬斷我與珮姐的情絲。但閻漢儀押在那裏？監獄兵力多少？一無所知。一旦破城後，如何救人？都是問題。一天，她悄悄帶了林雀，化裝成村姑模樣，騎了兩匹驢子，混進城去趕集，暗中勘察地形。

熟料被一共軍看出破綻，這邊遠荒城，那來如此美麗的姑娘？便去報告王老早知道，王老早聽了，道：「抓！莫讓她們跑了。」那共軍帶了數名鎗兵趕來，林惜嬌、林雀早已出城去了。共軍趕出城門，緊追不捨，林惜嬌、林雀看了，加了兩鞭，疾馳而去，共軍連連開了數鎗，林雀的驢子中了一彈，林雀栽了下來，倒地不起，共軍趕上去，將林雀活活擒住，林惜嬌孤立無援，搶救不及，眼睜睜的看見林雀被押進城去，心中悲憤無已。

迨林惜嬌返回營中，我看見她眼睛哭得紅紅的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她拉着我的手哭道：「林雀被俘了。」我聽了大驚，問道：「如何被俘的？」林惜嬌把經過情形告訴了我。我安慰她道：「放心，不會有事的，林雀雖然落於敵手，我想她不會吐露身份，我們慢慢設法營救。」一時劉大風、林燕也都聽到消息，都爲之震驚不已。林燕與林雀情同手足，更哭得傷心，頓時全營都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中。

林雀被俘，自必死，她拿定了主意，任憑敵人怎樣拷問，甚麼話也不說。她被帶到團部，王老早聽到消息，已坐在那裏等着，見俘虜是一個十八九歲的美麗姑娘，不勝駭異，問道：「妳

叫甚麼名字？作甚麼的？住在那裏？」林雀不答，王老早又問道：「和你同夥的那個女人，又是甚麼人？」林雀仍然不答，王老早已按捺不住，揚起一掌，狠狠批了她一個耳光，林雀登時鼻口流血，心一橫，瞑目等死，更不說話了。王老早暴跳如雷，走上前去，抓起林雀的頭髮，一陣猛甩，怒吼道：「說話！裝死，沒那麼容易，看我不活剝了妳，妳還不知道我的厲害！」林雀憤極，伸出一手，颯準王老早的眼睛抓去，王老早冷不防，一隻左眼登時被抓瞎了，血流滿面，王老早痛極，飛起一脚，將林雀踢翻在地，大聲叫喊：「來人！拖出去砍了！」早走上兩名士兵，將林雀細綁下了，拖了出去。王老早由人攙扶了，去找醫生療傷。

一間小屋裏，坐了數名共軍在飲酒，吃得已有幾分醉了，衆人圍着一個一臉橫肉，滿嘴又八鬍子，好像叨了一隻刺蝟的大塊頭在說笑。一個道：「大鬍子！你又要出紅差了。」另一個道：「聽說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妞，嫩得掐出水來，你下得了手嗎？」大鬍子癡笑道：「我最恨這種女人了，不規規矩矩的嫁人養孩子，偏她媽的拋頭露面，和男人攪混，還有甚麼好貨。」他站起來，從牆上取下一把鬼頭大刀，嗖！一聲拔出鞘來，在盤中切下一塊白白的雞肉，丟進嘴裡，道：「我出個謎語你們猜。」衆人說：「好。」大鬍子道：「新剝雞頭肉，不知香和臭，大人不敢摸，小孩吃沒够。」衆人道：「猜不着。」大鬍子罵道：「他媽的！奶子，女人的奶子。」衆人起鬨道：「大鬍子！等會你就可剝雞頭肉了，這隻

雞嫩得很呢。」大鬍子道：「我吃人心不知吃過多少，就是沒有吃過女人的奶子。」他忽的站起來，抓住一個瘦小個子道：「小王！你他媽的膽小鬼，忤種，等會我出紅差，你用饅頭蘸了人血吃下去，包你膽子就會大了。」正說笑間，忽然進來一個傳令兵道：「大鬍子！團長命令，中午就要行刑，準備好了沒有？」大鬍子道：「你看！刀都磨好了，就等午時三刻一到。」他把鬼頭刀幌了幌。

廣場上立了一根木樁，林雀綁在木樁上，四周圍站滿了看熱鬧的人羣。大鬍子袒露着前胸，醉眼模糊的來到廣場，看熱鬧的人，起了一陣騷動，大鬍子一手提刀，一手提了酒壺，來到木樁前，呼道：「水！拿水來！」小王遞上一盆冷水，大鬍子接過，嘩！潑在林雀的頭上，林雀一驚，睜開眼睛。

大鬍子癡笑道：「姑娘！老子這就送你上西天，脖子硬硬着點，這一刀下去才俐落。」林雀心一橫，嚼破了舌頭，嘆！一口鮮血，噴在大鬍子的臉上，大鬍子大怒，一壺酒咕嘟！灌進肚去，匡！一聲，酒壺扔在地上，一個箭步跨上前去，手起刀落，咔嚓！一聲，林雀的人頭，飛出丈遠，頭上鮮血噴起數尺高，祇見林雀的人頭，骨碌碌滾在地上，眼睛亂眨，嘴裡哦！哦！兩聲，樣子好不恐怖，大鬍子躡上去，飛起一脚，將人頭踢得老遠，罵道：「妳兇！看我不把妳的骷髏晒乾了當夜壺，怕妳咬掉我的雞巴！」看熱鬧的人發出一陣驚呼。

忽聽有人叫賣：「熱饅頭！熱饅頭！」大鬍

子道：「饅頭來！」賣饅頭的走過去，大鬍子伸手抓了兩個饅頭，在身上掏了半天，掏不出錢來，道：「沒錢，除着，看電影都要買票，看殺人頭值回兩個饅頭的錢了。」說着拿了饅頭，在林雀頸腔內蘸滿了鮮血，就往嘴裡塞。一回頭看見小王站在旁邊，他將一個饅頭塞進小王的嘴裡，道：「吃下去！他媽的別吞！吃下去！」。

看熱鬧的人羣散了，林雀的人頭被取去懸首示衆，大鬍子提着沾了人血的鬼頭刀，和小王向屋裡走去，半路上，忽見兩人面色遽變，兩手摀住肚子喊痛，在地上滾了幾滾，七竅流血，雙雙死去。一時傳遍全城，都說那姑娘死得冤屈，索命來了。

手足情深策劃報仇

林惜嬌在營中，一陣心驚肉跳，焦躁不安，忽見林燕哭着進來道：「不好了！林雀被害了！人頭掛在城門上！」林惜嬌聽了，一慟就昏了過去。大家搶救了半天，方悠悠醒來，哭道：「林雀！都是我害了你，我要替你報仇。」說着推開衆人，就向門外衝去，衆人見攔不住，急急去把我找來，我聽林雀死了，亦爲之悲痛不已，匆匆趕來，見林惜嬌如瘋了一般，又哭又鬧，連連催人備馬，要去拼命。我勸道：「仇一定要報，妳一個人前去，怎能成事？」林惜嬌怒道：「誰攔着我，我就和誰拼命。」說着又向外衝，我緊緊抱住她，道：「妳要冷靜點，大家好好計劃一下，再去報仇不遲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怎麼計劃？我等不及了。」劉大風勸道：「參謀說得不錯，計劃

周全了，才好行動。」林惜嬌拗不過衆人，呆呆的坐在那裡，如木偶一般。

林惜嬌急痛攻心，心智喪失，終日不飲不食，忽而號哭，忽而狂笑，林燕看了，心痛如絞，悄悄向我哭道：「這可怎麼好？參謀！您要想個主意才行。」我道：「我正在想，已想好出一條妙計。」林燕道：「甚麼妙計？」我湊向她耳朵，如此這般的說了一番，林燕聽了，喜道：「此計甚好，如果成功了，足可出一口怨氣，但不知甚麼時候行動，遲了恐怕不濟事。」我道：「明天，一切物件準備齊了，就照計劃行事。祇是妳要小心了，好好看住她，莫生意外。」

到了晚上，大家都睡了，我在燈下正與劉大風商量明天的行動。忽見林燕慌慌張張的跑了來，道：「不好了！司令不見了！」我聽了大驚，問道：「如何不見的？」林燕道：「司令說去廁所，我等了很久，還不見她回來，就到廁所去找，也沒有看到人，牆上少了一支衝鋒槍，她的馬也不見了。」我不待林燕說完，飛步向馬廄奔去，路上遇到一個士兵騎馬巡邏歸來，我道：「馬！馬！」搶上去把那個士兵拖下馬來，跨了上去，士兵愕然，我道：「告訴他們，我到趙大把去了。」

追出數里，果見前面有一人影，騎馬奔走如飛，我猛加兩鞭，跟了上去，堪堪趕上，見那背影，果然是林惜嬌，我大聲呼道：「惜嬌！我來了！」林惜嬌聽到叫聲，馬緩了下來，回過頭來，問道：「你來幹什麼？」我道：「等我一等，要死大家一塊死。」說着我衝上去，一把抓住她的

馬繮，道：「我不能讓妳一個人去冒險，我已經想好了報仇的辦法，快隨我回去，大家好好商量。」林惜嬌道：「你們都在騙我，我與林雀情同手足，她死了我亦不願獨生。」說着又掙扎欲去。

我知道路上隨時都會遇到敵人，再耗下去，危險更大。一時情急，便把她扯下馬來，兩人一齊滾了下來，雙雙倒在地上，林惜嬌急了，用手向我臉上一陣亂抓，我顧不得疼痛，壓在她身上。因爲經過一陣劇烈追逐，兩人混身大汗淋漓，我聞到她身上散發出的一種女人特有的氣息和髮香，禁不住吻了她，一種強烈患難感情，如火山爆發，忘了危險，忘了身在何方，只覺熱血沸騰，心跳耳鳴，林惜嬌終於軟化了，她在我懷裡啾啾的哭了起來。

忽聽有人歡呼道：「在這裡了！」原來林燕和劉大風帶人追來了。我與林惜嬌由地上爬起來，衆人簇擁着，一齊上馬轉回營去。

冰牆架炮攻城擒兇

兩軍對峙，相距不過十餘里，刁斗可聞，第二天上午，我與林惜嬌來到一處土阜上，併肩立在一起，不斷用望遠鏡向趙大把敵營觀察，我道：「一會就有異事發生，妳等着看熱鬧好了。」林惜嬌倚着我，道：「你葫蘆裏究竟賣的甚麼藥？」我道：「稍安勿躁，就要揭曉了。」林惜嬌滿面疑惑，我亦漸漸焦躁起來。就在此時，忽聽轟然傳來一聲巨響，在望遠鏡中清晰看到趙大把城門上，濃煙沖天，我大喜若狂，緊緊抱住林惜

嬌道：「成功了！我們成功了！」

原來共軍在趙大把設有稅卡，貨物交易，都要抽稅。早上，有一屠戶，推了一輛山東獨輪車，車上兩隻竹籃子，裝了兩口肥豬，下面墊了厚厚一層「烏拉草」，正要推車進城，城門稅吏攔住道：「豬搬下來，過秤繳稅。」屠戶道：「怎麼，還要上稅？」稅吏道：「這是上級命令。」屠戶道：「免了吧，下次補上。」稅吏道：「不行，少囉嗦。」屠戶道：「我身上沒有帶錢，這樣吧，我到城裡去借，你們派人跟着我去拿。」稅吏不耐道：「那有閒功夫跟你窮磨，你繳是不繳？」屠戶道：「繳，繳，我一個人進城去借，車子暫時擺在這裡。」稅吏道：「快去快來。」

屠戶停好車子，匆匆進城去了，過了很久，不見屠戶回來，稅吏吩咐人道：「先把豬搬下車來過秤，看繳多少稅。」早走上兩人合力去車上搬那籃子，就在此時，忽然轟的一聲巨響，不但炸垮了城門，還炸死了許多人。這就是我安排的復仇妙計，預先在「烏拉草」下面放置了集束手榴彈，足有十枚之多，威力之強，可以想見。敵人不知情，誤觸引線，自然遭殃了。

從此敵人防守更加嚴密了。半月過去，天氣漸漸冷了，仍想不出破敵之計，好不令人心焦。一天，劉大風突然下令，士兵去林子砍了數百根杉木，又在農家徵集了許多圍糧用的筓子，利用夜暗，潛至敵前一千五百公尺處，將木橋分成兩排，打下地去，祇留人高一截，露出地面，然後將筓子圍在木橋上，如同打牆用的夾板一樣，再

命令士兵用土混合了亂草、樹葉填了進去，忙了一夜，堪堪完成，衆人不解，問道：「劉先生！這是作甚麼用的？」劉大風笑而不答。到了第二天，忽然朔風怒號，形雲密布，下起雪來，人人叫寒不迭。劉大風命令士兵用木桶，去井中打水，潑在筓子上面，水潑上去，瞬即成冰，一夜之間，凍成一道冰牆。

劉大風向我笑道：「迫擊炮可以移到冰牆下面了，祇等炮聲一響，我們就開始攻城。」我笑道：「劉先生果然妙算如神，這個距離，正是迫擊炮有效射程，破敵有希望了。」劉大風道：「這樣還不夠，如果迫擊炮有燒夷彈就好了。」我道：「我們祇有榴彈而已。」劉大風想了一會，突然用手向桌上一拍，道：「有了！」我道：「劉先生又有何妙計？」劉大風道：「這一招是抄襲我們林司令的傑作。」他笑着向林惜嬌望了一眼，林惜嬌道：「劉叔！莫弄玄虛。」劉大風道：「風箏、風箏。」林惜嬌聽了，臉頓時紅了。

我想起在錦州和林惜嬌初戀時，她就是利用風箏和我傳遞消息，不禁起了一陣遐思，因道：「張良吹簫散楚兵，就是坐在風箏上，莫非劉先生另有妙用？」劉大風道：「正是。」於是劉大風畫了尺寸，命令士兵去砍竹子，即刻動手照圖樣，紮成三個高與人齊，寬逾五尺的鐘形大風箏，然後用朱筆在風箏上，寫了「降者免死」四個大字，又仿照林惜嬌的設計，用竹子和絲線，作成許多小弓弦，套在風箏線上，弓弦下面吊了一團蘸滿了油脂的棉花球，三人分成一組，管理一

個風箏，但等風起，就放風箏，發動攻擊。無奈天不作美，雪住了風也跟着停了，劉大風翹首望着天空，好不甘心。

到了黃昏時候，忽聽寒鴉聒噪，籠頭風鳴，劉大風道：「起風了，是時候了，參謀炮兵進入陣地，就射擊位置，我和林司令去指揮放風箏，準備攻城。」我帶着兩門迫擊炮，十四名炮手，迅速到了冰牆下，埋好炮座，架起炮架，炮口對準趙大把。劉大風和林惜嬌率領風箏隊，在冰牆掩護下，放起風箏，祇見風箏迎着北風，搖曳升空。

共軍看見風箏上「降者免死」四個大字，十分惱火，連連向空開鎗射擊，但風箏不遇射擊幾個彈孔，依然在空翱翔。劉大風大呼道：「開炮！」我發出口令：「榴彈——瞬發信管——裝藥四包——四十五度。」炮手迅速搖動升降螺桿，調整水平儀，彈藥手裝好藥包，我再發口令：「預備——放！」轟！轟！兩聲巨響，炮彈飛了出去，炮彈落地，又是兩聲巨響，敵營立刻沖起兩條煙柱，跟着我又連續發了數十炮，將城牆轟破幾個缺口。風箏隊，亦在劉大風、林惜嬌指揮下，線上的小弓弦，隨風吹向天空，點燃火種，如數十盞明燈，冉冉墜地，全城頓時引起大火。劉大風隨即下令全面出擊，一時槍聲，喊殺聲不絕於耳。戰至天亮，趙大把終於攻克。王老早率領殘部棄城而逃。行至中途，閻充、苑九和早埋伏在那裡，截住一陣衝殺，王老早被生擒，潰兵紛紛棄械投降。妮姆將軍，衝冠一怒，破城擒敵，威名立即傳遍遐邇。（未完待續）